

石
筍
山
房
集

序

昌黎稱樊紹述之文曰文從字順各盡其理
遺文可謂文不從而字不順已然莫有議昌黎所稱
爲非者則以能者爲文各有心得心有真得則積成
體勢當其勢之所至有非以違爲從以逆爲順則勢
不振而文無險峻之觀若求其從順人云亦云重者
爲文字不得職輕者爲文字不盡職蓋六書家有反
訓詩家有倍犯文何獨不然而駢文尤以此爲關鍵
此紹述所爲雄視三唐而特以文字識職見推于昌
黎者也閱千餘年至我

純廟御極之初

詔舉鴻博制科中外舉當世豪雋以應僅二百餘人
山陰胡楫威先生在舉中同舉推爲首選洎臨場衰
病天下爲之扼腕而先生之名益重迄今無閒然先
生無專集行世唯以坊選中一鱗半爪見珍藝林子
在黔得鈔本四冊續又鈔逸稿兩冊藏弄海源閣嗣
聞有趙阮兩刻而版本竟不可見道光丙午先生四
世諸孫秋潮大令任吾東之博平出家藏傳鈔本得
文六卷詩十二卷付黎棗苦校勘未精鐫刻未善囑
其嗣君冠山贊府訪碩儒求良匠重刻之贊府需次

南河子重其志揚先德出所藏昇資參覈而淹聞渺
慮之嘉興高君伯平諾贊府司其事又從南豐譚桐
舫司馬得影鈔趙刻本與黔之鈔本同擇善而從其
集內徵引古籍有原書可檢尋者據正錯誤蓋什得
七八若有必不可通仍缺之以待來哲于校正大令
原刻之外增錄補遺三卷先生著述至是亦幾詳備
矣先生于書無不讀文則導源子雲歸墟紹述又移
文法以入詩歌境與昌黎爲近好奇之士以爲紹述
後身繫彼駢文正聲絕于徐庾唐賢蜂起高者傷繫
蕪下者苦纖靡天故發紹述以復詞必已出舊觀一

洗剽賊陋習及宋四六盛行搓挪助字么細彌甚先生之挺出也未必非天發之以振數百年之萎靡而天又懲紹述文多甲前古流傳僅石本兩篇恐先生之傳復不盛故使秋潮冠山賢喬梓極力表章以惠來學皆事之不偶然者予卒觀盛舉之成故具書願末以告得先生之書而善讀者咸豐二年歲在壬子夏五月下泮聊城楊以增書

序

石笥山房文集六卷詩集十二卷山陰胡穉威徵君之所作也徵君應乾隆初鴻博科同舉二百餘人推徵君爲首選其詩文槧見于外者罕道光丙午徵君之四世諸孫秋潮大令出家藏鈔本刻于山左大令之嗣君冠山贊府官南河大令以東省刻工劣又徵君文學淵奧摭拾祕籍多人所未見鈔本時有錯誤遺憾蓋闕爰命贊府于南中覓良工求方聞士詳加校覈重刊以廣其傳甚盛舉也子適就倉河壩贊府索弁首之辭徵君才名噪一時身後且百季聲稱如

石笥山房集

包序

舊皇甫之任匪鄙人所堪唯少小曾讀徵君文于坊
選求其集五六十季不可得今幸窺全豹悉其心力
所至是安可以無言徵君之長篇鉅製屬詞比事以
多爲賢援引繁富今古雜陳如長江大河砂石並下
頃刻不能得分合之源歸虛之委細繹機括在乎換
成言擇字義相類者更代以明新于駢語習見者顛
倒以示奇其小文短章則字棘句鉤急切不能了指
歸其要領在乎節助字蓋多借助字意與詞適以熟
易滑節之則詞生意窈賴咀味求之前哲閒以此爲
濟勝之具至徵君乃爲專家然集內雜著一卷多有

關人心世道之言是知徵君非僅以字句聳觀聽者
也詩具眾體氣格略與文同自子雲開艱淡之門而
退之篤好之常以尙異立說贖成王一碑庶幾後勁
詩則南山陸渾山火聯句諸什真險語破鬼膽已數
君刻意求似唯琢句險易交錯爲異其在當時誠爲
閒出子才袁君與徵君同舉季最少名亦相逼其文
故條達而爲徵君哀詞欲逐跡追風遂至失其故步
以是知佶偃瞽身殊非易事也唐人推樊紹述文爲
奇醒退之稱爲文必己出字各識職九歎其多爲自
古未有然至今唯存絳守居園池記綿州越王樓詩

序子讀園池記雖得解而非所好詩序竟未之見以爲憾徵君跋園池記云旣珍愛其文且惜其見于人者少又懼其詞之古而不悅于世觀此可以見徵君爲文之宗旨徵君文固不至如紹述之奇醒然在今世與紹述之在唐亦略當矣而茲集哀然數千首世豈無揆奇索隱之士珍爲鴻寶祕之枕中者乎惜子幼學本淺薄加以衰耄善忘于徵君換成言節助字之法雖能默喻而徵君耳目絕人又或形聲相近傳寫訛謬莫敢質言者亦什二三冠山自公少暇袁浦足游客願師其諄請訂定必成完璧則藝林之一快

也道允庚戌二月望安吳包世臣書

序

秋潮大令梓其高叔祖稭威徵君石笥山房集梓既成郵寄于余乞夏爲勘讐而竝序之秋潮在山左夏吏也能于簿書倥偬之餘謹持其高曾手澤紹其先人三十年披輯之勤一旦付之剞劂學道之澁心卽于斯可見余展誦數四別風淮雨之譌洵不能免略爲訂其謬誤之顯然者已數十百條苦無原本善本可校對第簽出之以存疑而已竊思徵君在當時其懷奇握異遇而不遇實爲一代文獻所闕然是編所裒輯以弁于簡端者不過齊息園侍郎一序袁簡齋

朱梅崖兩先生一傳一哀詞耳此外舊聞尙多闕略
今按徵君薦主爲溧陽任大宗伯其時交章薦者不
止任宗伯一人也大學士史公貽直協辦大學士阿
公克敦以學問淹博薦工部尙書劉公統勳以品行
端潔博覽經籍薦倉場侍郎彭公樹葵以人樸直潛
心經學薦大理寺卿王公會汾以淹通經史博習藝
文薦皆掌故可考李旣沔曾著之于錄而朱之傳顧
不及卽任宗伯之獨契徵君亦由門下任編修應烈
陳舍人兆崙首舉山陰胡穉威而後列之薦剡此見
于詞科餘話而傳又未之及詞科掌錄云胡穉威藻

耀高翔才名爲詞科中第一所作若文種廟銘靈濟
廟碑安順先生碑任御史趙總兵兩墓志遜國名臣
贊序柯西石宕記皆天下奇作使李文饒權載之執
筆不能過也是又齊之序所未詳者又越風謂徵君
生平所著經史論者古文詞甚富久困揚屋後應鴻
博試以血污卷易而復污者再人止記其卷以鼻血
污而不知其再易卷而復污也此亦序傳所略者隨
園有哀詞矣而其詩話又載穉威以曠代才受知于
香谷任大宗伯其待之之厚不亞于冷狐相公之待
玉谿生也館于其家八月五日宗伯指庭前葡萄曰

彼實垂矣若能以儕懷險韻刻畫其狀當令某伶進酒爲歡稱威刻燭二寸成四十韻一時傳誦又云吾嘗言于穉威則師之于元木循初則友之其他某某則事我者也穉威駢體文直掩徐庾賊行恥言宋代一以唐人爲歸詩學韓孟過于詛拘今錄其近人者如明妃云天低海水西流處獨有琵琶堪解語斷然枯木本無情猶勝人心百千許詠諛果云苦心眾所揮餘甘幾人賞置蜜鋸鋸端或者如舐掌贈某營將云大聲當鼓急片影落槍危劒血看生瘰天狼對將鬚皆奇句亦有風韻獨絕者曉行云夢闌鶯喚穆陵

西驛吏催詩雨拂衣行客落花心事別無端俱趁曉
風飛此皆當補載其說雲是編者又鳧亭詩話云雲
持胸有卷軸而筆又足以達之弱冠時爲文過于典
瞻猶有士衡才多之病及抵京師蘊釀愈深全以浩
氣流行蒼莽無涯渙嘗自謂所作當在儲畫山方望
谿李穆堂三人之上余在周青崖齋頭見其詩鈔一
本計一百五十餘首五言偏似少陵五古絕似漢魏
余曾勸其付梓雲持笑曰未能餽八口何暇鐫五言
蓋自傷其貧也是又齊之序所未采者前此諸公或
傳其逸事或評隲其詩古文蓋已詳哉其言之後學

何容夏贊一詞卽舉諸先輩所論記者廣爲蒐擇爰敘述于是編之末于徵君之品概秋潮之繼志亦不爲無補云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仲冬溧陽強溱序于廣陵之寓齋

序

曩者詞科之設海內徵士二百餘人畢集京師才學各有專長而言詩文工且敏磊落擅奇氣下筆驚人矯挺縱橫不屑屑蹈常襲故雄聲環偉足與古作者角力必首推山陰胡子穉威及

召試疾發卽藁筆出士論憎之又十餘歲

召舉經學公卿以穉威薦在廷其羨得人及奏明同列中有忌者沮之以是穉威終不遇又數歲客歿太原嗚呼穉威鄉人動謂穉威才遇與前明徐文長適合余獨不然文長值王李執目詞壇負才不羈名初

不出于越身後得袁中郎表揚之名始著其因也生
非其時也禔威生

太平極盛道一風同之世

聖天子稽古右文求賢若渴士有片善足錄靡不蒐
羅而禔威操行清嚴不但以詞章顯初入都與余共
館座主任宗伯邸第晨夕商榷讀書未嘗挾一刺干
公卿公卿縈慕其名思一見亦不可得其爲詩文多
扞友朋聚會時卽席揮豪甫脫艸人輒持去無所惜
久之遂傳誦徧人口余與杭堇浦嘗力勸其訂存會
笑唯唯訖無成編大學士史公尙書阿公之薦經學

也

天語詢胡天游似姓方今已改乎因穉威雨中副榜
榜姓方也夫以未釋褐諸生名姓至動

九重記憶其所遇不有超于代人作表虛言賞鑒之
萬萬乎哉以穉威之才遇時而又不獲盡其才此則
穉威之命爲之也今年夏得其子元琢去冬書言方
刻遺集乞爲序余雖病謝筆墨謚安可辭太史公曰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倅儻非常之人稱
焉此論人也卽以詩文論如穉威詎非倅儻非常之
才必不可磨滅者歟第余所知其生平隨手臆佚既

多則未知今日校刻果能萃其菁華否也猶憶余告
病還里時穉威送至潞河舟次執手欷歔謂何時復
得相見嗚呼孱軀猶在良友已矣墓有宿艸而後知
爲位以哭悲夫卽書以寄其子天台齊召南撰

哀辭

戊寅秋程魚門信來曰胡穉威歿矣嗚呼穉威固不
歿也穉威之言曰古今人皆歿惟能文章者不歿雖
有聖賢豪華瓌意奇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歿穉威所
爲文絕涯涘窮攀躋而爲之好爲魁紀公家數險阻
峭盤崎耦不件如縻韜缶鼓靜夏堯樂如古冢簡荒
厓碣得認一字羣儒相揖而賀雍正十三年

詔舉博學鴻詞禮部尙書任公蘭枝以君薦首相西
林鄂公欲見之不可彊聘焉則黑而津痘癥著其頰
目眇轉雙鬪長不勝外府之裘入雜踞相對問兩戒

形儻九乾躔度八十一家文墨日汨汨如傾海相公
驚揚于朝日必用胡某以榮館閣未幾試

殿上諸人捧黃紙加墨而穉威鼻鼾憲不止血泔泔
下污其卷幾滿相公歎息延爲三禮館纂修相公藜
穉威益困賃長安半椽自居四方來文者輩金幣煙
門而穉威性豪歌呼宴客所獲立盡諸公御爭欲致
門下每試爲推挽者麇至穉威意氣岸然不屑一顧
策文至一千言論或數十字與常式格格不合登甲
科屢改乙科穉威凡三中乙科乾隆十六年再薦經
學有一品官忌之爲蜚語聞

上御正殿問今年經學中胡天游何如眾未對大學士史公貽直奏胡天游宿學有名

二日得毋奔競否史免冠叩首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

上默然自後薦舉無敢復言穉威者吾與穉威同薦鴻詞初見謂曰美才多奇才少年少修業而息之他日爲唐之文章者吾子也呼車行稱余于前輩齊次風商寶意杭董浦王次山諸先生而勸之來交是時余生二十一年矣余外出爲令離穉威十五年而穉威亦臨歿修志太原病太守周西鯨來視穉威穉威

已撤帳盛服殮歿拱手曰公來甚佳別矣卽瞑氣縷
縷若騰煙須臾張目曰不能再生入閒爲南人乎
爲北人乎公爲籌之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
絕嗚呼穉威果不灰也穉威名天游一字雲持山陰
人爲之哀辭曰

接萬靈于

明廷兮開銀甬之九羊有諸嚴繹繹至地而滅兮乃
斯人之降祥鉤文在手兮百怪入腸得書靈寶兮問
字炭剛截截墨斂兮嶽嶽神光吞海水口猶哆兮夫
甯可飲酒于宵梁昔人之請雨華山與歌巾舞兮至

今不能其句讀惟吾夫子之振奇兮思乙乙其來又
游嘗方以庸行兮射奇鶴而張毅唱朱千荅落之余
謠兮馳成博古諸之文囿惜混元之睢刺兮多溫蠖
之紛紛悞錫鴟爲鳳皇兮彊符拔曰麒麟九皇既不
構夫雲屋兮又焉知獲人虞慶之說僞而孰真彼畸
人之份俚兮徒雉噫而鼈咳目作宴瑱飽兮面作欺
顛猜或傑佻以媒但兮或舉繆以相排幸闕亦與殷
翼兮謀挾君而高舉將爾雲以騰虛兮卒遇巷而失
主悶慍愉之修美兮終墮然其獨舞予固知萬賤之
直兮不能挽一貴之曲也恐圍心而虛天下兮終不

能取上駢而禁生其耳目也彼麗麗臣臣之日行千里兮豈三羣之蟲所能度也果千秣之孔揚兮又何懂乎一時之貉宿也昔予孳曳于長安兮曾儻以趨從鎖顛而不予貶兮愛予之意過其通示大道之首首兮期儒名之翁翁沈爝兮人去弔鳳兮雲遙生緇謳于席苦兮悲濫脇之孤操豈躍冶于衍亨之濇兮抑每生于蹶通之郊吾不能神禪其祠而珍怪其聲兮夫甯君魂之可招錢唐袁枚撰

傳

方天游者本姓胡一名騫字穉威浙江山陰人也少好奇任氣有異才于書無所不窺

今上卽位

詔天下舉博學鴻儒天游以鄉副貢來應

詔主舉主任尙書蘭枝家時四方文士雲集每稠人廣座天游輒出數千言落紙如飛文成奧博見者嗟服一日赫然名振京師同舉者皆得顯官而天游以病不能試罷天游于文工四六偶儷得唐燕許二公之遺詩亦雄健有氣其古文自言學韓愈詭險處時

似唐劉蛻元元明善非其至也然自喜特甚時桐城
方苞爲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詆之前人如王士正朱
彝尊詩文徧撫其疵病無完者士大夫皆重其才而
忌其口一統志成當進

御鄂張三相國屬表于齊檢討召南檢討因推天游
鄂相國驚歎其文爲具欲招之檢討曰天游奇士豈
可招邪卒不至其任氣不可輕下如是湖北萬御史
年茂目爲浙江一人天游居京師十餘年名日以盛
忌日以深歲辛未舉經明行修卒爲忌者中傷而罷
蓋天游負才名三十餘年兩舉鄉貢皆抑爲副再膺

特薦卒不遇而天游亦已老矣嘗與田侍郎懋有舊
田家居山西因往依之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二
日病卒于蒲州年六十三子元琢舉乾隆庚午順天
鄉試兄驥亦奇士遇余京師以余知天游凶爲傳因
書此歸之

贊曰天游氣剛好奇似唐員半千自高其才似蕭穎
士嘗自比管樂詆訶詩文摘人所行闕失不避卿相
其淪落不遇非盡由數之奇也然使天游懲窮而易
所守豈足以見天游耶乾隆乙丑余與叔兄仕玠應
試京師天游集天下知名士十五人修禊陶然亭余

兄弟與焉時天游年五十今十餘年余來京師十五
人者大半零落而天游亦以窮歿悲夫天游篤交游
重意氣自行雖過中道要不失爲天下奇士其兄驥
言天游事母至孝與兄驥友愛無間驥語及輒流涕
嗚呼此又其可尙者也梅崖朱仕琇撰

先考樺威府君年譜紀畧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二月二十六日子時府君生先
一日祖母杜太夫人見牖間有鳩鶴二鳴集移
時人以爲文明之祥旣冠體弱得咯血疾然讀
書不輟未三十文譽已盛

康熙五十五年娶吾母王孺人

康熙五十九年己亥姊生

今適山陰龍尾山邵維清

康熙六十一年辛丑元琢生

雍正二年甲辰弟元協生

雍正四年丙午七妹生

今適山陰後馬周堅

雍正六年戊申入山陰縣學爲弟子員時府君年三

十三是年九妹生

今適山陰東浦沈彙斯

雍正七年己酉中浙闈副榜第五名

雍正八年庚戌丁祖父慎履公憂

雍正十一年癸丑十妹生

今適山陰前馬倪虞臣

雍正十二年甲寅丁祖母杜太夫人憂

乾隆元年丙辰府君入都應博學鴻詞是年四十有

一

乾隆二年丁巳禮部尚書任公蘭枝府君己酉座師

也奇府君才特疏復請試鴻詞續至長安待詔

者時欲首拔府君已入 廷試鼻血污卷扶病
出諸公咸爲府君惜時以府君故復入鴻博翰
林者四人首江南宜興萬松齡次雲南石屏張
漢江南武進楊度汪福建洪世澤府君遂居任
公第

乾隆三年戊午中順天副榜考授州同銜是歲居任
公第

乾隆四年己未留任公第

乾隆五年庚申留任公第是年元孫至京

乾隆六年辛酉府君落解先是翰林雙慶公入闈分

校自詡曰吾必中胡某爲闔榜光府君卷落其
房而雙慶公不能句讀卽鈞勒皆悞人咸謂其
慶府君才而不足以識府君文爲惶以表語華
縟拔今順天丞申甫卷以爲是必胡某也亟中
之及榜發則知申甫而實非府君雙慶公亦自
以爲愧先是戊午科杭人今翰林編修盧文昭
以南皿登北闈賢書其文詭險分校有悞認爲
府君卷者竟高捷是科分校身程張公爲儀桐
城姚公孔鋹能識府君卷座主孫公嘉淦抑之
副車張姚力爭竟不能

乾隆七年壬戌留任公館

乾隆八年癸亥留任公館

乾隆九年甲子元琢奇大興籍是科長安朱槿以庶
吉士分校順天其尊人與府君同年素交好槿
倡言入闈不中胡三叔則爾輩剗吾目及得府
君卷又以奇古不能讀反加紅勒馬榜發槿慚
詣館道譴時鄂西林張桐城二相國素愛府君
奇才久抑且謂風節實今世罕及同疏薦入

三禮館纂修

乾隆十年乙丑畱任公館第五月元協弟自南怡入都

乾隆十一年丙寅正月任公致仕將歸籍藁於第府君遂僦居于米市胡同凡依任公自丙辰至丙寅凡十年至是始賃屋于外秋大病繼復痢疾十月虞山蔣相國來聘館李光橋未幾復以病辭居南城九條門檻卒歲養病

乾隆十二年丁卯館王晉川宗丞第應順天試御史沈廷芳素重府君名卷竟爲所擯甚悔之冬十月移居闔王廟是歲三弟自南來十月回紹興乾隆十三年戊辰是歲二月府君赴山西寧武太守周公景柱署脩寧武府志五月伯父來京三弟

來京九月回紹十一月府君自寧武回京住小
安南營火神廟

乾隆十四年己巳二月府君客太原旋走榆次應錢
之青明府聘修縣志七月由寧武經大同入居
庸回京十月率元琢赴蔚州贅外家童氏府君
十一月自蔚還京復病是年三弟至京九月還

紹

乾隆十五年庚午府君畱京師館田少宰懋第五月
吾母王孺人偕三弟七妹至京是年府君閒居
極窘吾母自南來典衣裘以迎吾母弟妹于糧

艘六月元琢自蔚回京九月登北闈賢書是歲
冬阿公克敦史公貽直劉公統勳王公會汾彭
公樹葵共舉府君經學

乾隆十六年辛未府君留京館少司農表公曰修第
十月將試經學引見時左都御史梅公穀成
但稱府君詞章遂不得召見

乾隆十七年壬申直隸制府問亭方公以禮聘遊保
定天津都轉迎盧公抱孫以禮聘遊天津是歲

留京

乾隆十八年癸酉府君赴河閒修河閒縣志九月三

弟娶弟婦馬氏十月初一日元琢攜婦自蔚州
歸京住棉花下五條胡同十一月府君赴山西
蒲州府周公署

乾隆十九年甲戌府君畱蒲修蒲州府志十月回京
病

乾隆二十年乙亥二月二十六日府君六十壽三月
自京赴蒲州是歲秋赴陽城修志從田少宰之
招也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府君畱蒲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主河中書院講席是歲十月十

五府君始病指麻脚腫不食不寐服參藥倏減
倏增自慮不起是歲秋七月元琢自太原來省
府君因留不他遷畚得侍病三月至戊寅正月
初二日府君終于河中書院嗚呼痛哉自府君
去世停棺蒲州凡一百日本年四月十三日元
琢扶柩歸京至五月初六日抵京家人得哭拜
厝于京永定門大沙子口安樂林元琢等回籍
擇地安葬男元琢謹述

釋威先生小象



稱心比義敷辭刪字典奧不
刊匪爲苟難惟會斯旨實求
其是秩秩之章久而彌光賢
哉後裔競傳遺軌萬卷包羅
貌峻而和

咸豐二年八月高均儒書

遺象百年出詞壇識是翁精
神奇益壯著述老彌工跬體
驚都下清名達禁中文
章真不似津逮亮無窮

安吳後學包世臣敬題

學術瑋理子文章魁紀公澧
蘭水託怨旨瑟不終工袞之
層望陶翹之獨賦弓与翔鳩
鶴彩儼彼鳳凰相

上元後學朱緒堂書於題

石笥山房文集總目

卷一

賦二十六首

擬表一首

擬奏一首

擬頌一首

卷二

序二十三

卷三

記十首

啟一首

書八首

卷四

碑碣八首

銘十六首

卷五

雜著二十五首

卷六

祭文哀辭十一首

誌銘墓表十九首

補遺

論二首

記二首

銘一首

序九首

書二首

傳二首

石笥山房集

總目

石筍山房文集卷一

山陰胡天游雲持著

賦

玉芝賦

神漢元封中齊甘泉宮恭默思道萬方攸同仁化沛
沛精與帝通俄焉芳飈扇乎庭金光流于楹炫爛煥
郁蔚勃離陸芝房生焉突兀歛歛九莖連陛三秀羅
沃洵乎嘉徵乃召方朔朔對唯唯稽首致辭願霽威
色臣請賦之惟夫神艸爲瑞兮苞天地之淳精含五
行之鴻秀兮稟龍淵之璇英旣一敷而百穗亦殊品

而異名故有樊桐威喜列其號銀麟玉象標其稱闔
野大霍別其產文山林屋岐其形考厥瑞于符牒應
聖人而始生則惟玉芝爲寶兮九殊最乎眾靈冠士
木肉石而君之又何羨乎雲軒與月精今天所以錫
皇漢者殆其是歟夫所生也在乎輝瑤積壘之峯阿
閣神房之下瑤膏布液而滋榮琅流舒華而吐化惟
龍虬之朝耕與列僊兮晷稼方千年而一萌經萬葉
而恆壯九霞覆之而續紛珠露潤之而軒上是以輪
囷蟠縵千態百狀森森乎列星之陳也苕苕乎臺宮
之振也綏綏乎綺繡而縈其文也亭亭乎瓊球而燦

其珍也或赤如凝砂或黝如注漆或白如截肪或黃如蒸栗或縹如焮蓮或紫如雕甍或如龍螭翔或如鳳凰集或如飛蓋起或如輶車轄或昌仰而升或敬亞而蟄或握拳重陽或竝跗連立或蒙浮石巔或冒玕林隙或如燭夜明或浴日初出或七孔洞炯或八彩駢歛或懸之則如威斗或叩之則如鐘瑟乃高靈所祕寶非睿聖而不給今滋燦乎宮庭誠元貺所昭質且臣聞王者德被艸木則芝生仁慈養老則芝茂惟至道兮在宥感神英于挺族固將開黃軒之房爲鴻隄之受然且貢珍川岳獻祉辰宿豢瑤臺之龍來

郊陬之獸一日十瑞以茲稱首臣朔再拜敢賀稱壽
帝曰善于是繙神農之祕經檢太乙之玉策驗乎援
神之契覈諸中黃之格僉曰實然非意所測羣伯列
頌達乎四譯降洪庥惟上德傳樂府永無極

石鼓賦

爰有石鼓來自岐陽當大蒐而肇刻紀鴻銘而聿彰
自癸甲而遞陳數盈于十方東西之竝列器異于常
儷吉日之周詩比車攻而作雅考述書于寶賦指獵
碣而名唐爾其非路非雷非贅非晉異密須之受封
殊夔牛之列陣畫來朱鷺音統統而甯聞應彼金鉉

聲淵淵而詎振對衡陽之迴雁禡師則事倘同符取
巴峽之桐魚博物則言誰可詢想夫西京復古萬國
來同既昭文德因修武功合七萃之羆貅三驅畫鹿
奮六師之螭虎百尺懸熊色變風雲動旌旂于日薄
氣騰山岳耀組練兮花紅爾其樹羽成行艾蘭伊始
睹兩和之竝馳麾雙甄而交指五靶一發觀薈萃于
葭蓬三品先占競縱橫于金矢貫之楊柳其魚則遂
咏魴鱖戢彼雕弓頌獸則方歌鹿豕于是司馬張旃
而賞獲太史紀年而載書伐磻磻之良材乃施追琢
勒輝煌之盛績初等璠璣科斗森然乍形容之欲動

蛟鼉鬱律疑尾角之爭舒詞則玉夏金敲豈奚斯而
能頌筆乃龍翔鳳翥如史籀之初攄若夫倒巖拳窠
眾星錯落或稱缺月之娟娟或美嘉禾之濯濯珊瑚
碧樹既有象于枝柯靈篆芝英信齊蹤于卓犖奇字
而子雲未識但驚潛蟄之云云闕文則安世莫詳誰
辨顯靈于數數是其規繩軒頡數穀冰斯追空同于
堯曷攀岫嶮于禹碑始礪角而誰收飽烟霞于在野
卽填金其何補借鐘鼎以稱奇千載有情益動昌黎
之歎一篇擅絕空傳玉局之詩今則物遇良時地榮
祀廡值此右文懿哉好古磨崖頌德揆癸巳于壇山

執豆升堂虔上丁于相圃盛茲寶典夫方比文物于
姬周輝此琳琅固將儷光華于琮琥也哉

律呂相生賦

伊律呂之舍微當軒皇而肇始導元化于自然本陰
陽之妙理桐花麗日坐扈閣以春融寶鼎歆雲值南
郊而晝美歸昌應節弇州之鳴鳧初來榮援製音大
夏之孤篁斯起象雄鳴于六管乃天地而同和合神
耦之雙成盡幽元而可紀夫其爲道也黃鐘肇始仲
呂以終數轉轂而無已用環流而莫窮乘夫震乃宣
長養之奏當夫兌而應閭闔之風順于亥之迭運包

乾坤之歲功卯則帝出之初以協明堂之次未則地
功之分以臨天社之中蓋相生兮至順亦均配兮咸
通若夫律以陽名呂由陰判陽有求陰之義故娶妻
之道著焉陰以隨陽爲歸故生子之文可玩黃鐘則
乾之初九娶六月之呂而二老得其情林鐘則坤之
初六生孟陬之律而長子通其算自太蔭以推行歷
無射而周貫中呂復返乎其初卦爻相循而遞換必
有序也故往來隔八而成交亦有殊焉故損益函三
而可案爾其元聲以正大樂克調宣德化于太乙法
中和之建杓鼓宮鼓商應君臣于喜起以詠以閒諧

節奏于簫韶吹之而寒暑可平震響于洞庭之埜聽
之而民人皆壽奏美于鍾山之朝惟神造之宏啟爲
靈德之聿昭是以至精者卽論于京房至聰者且守
乎師曠範圍不過存乎聲氣之原規鏤旣陳居于俞
黍之上八十四調待之而後成三百六律衍之而無
當三寸九寸八說非達人無以喻其微一分二分之
數非賢者無以究其量惟

聖人之御宇積和氣于埜垓吹昭華以驗管用殷薦
而乘雷觀五色以成文弱水之飛龍其下考八風于
從律銜珠之元鶴皆來一德康歌盡協后夔之樂八

龍前殿無非大雅之才固將陋葛天之叩角超炎帝
之扶袂而與雲門韶夏同其廣大者哉

承露盤賦

建章之殿集靈之臺竹宮橫啟上苑斜迴烟五色而
恆滿樹三花而自開羅薦前陳望青禽而始下錦窗
遙對待斑虬兮未來見夫僊掌高擎指玉繩而迢遞
金莖直上切銀漢而崔嵬乃有承露之盤非瑤非璧
圓規乍吐等華蓋兮擎輪圓應無虧似池荷兮浮碧
法簾前之絜魄刻舞鳳而雙安象海上之清輝護蟠
螭而共宅遂晝夜以凝精遍春煠而受澤爾其主平

天乳降自軒轅精舍覆慮之和待劉熙以託詠質素
榮生之粹訪虞喜而曾論蘊蓄之芳辰姑射則曉
餐而乏術對木蘭之高館靈均欲清飲而無言于是
取此銅盤承茲湛露淅淅皎鮮冷冷玉吐顆聚頰圓
行分堪數綫則一串如縈琲則千叢可貯消涼秌細
暗的爍而方疏月白河斜羌無聲而自澍罪微併集
還隨長樂之鐘璀璨全敷夏傷恆春之樹至若披明
光于始映託曙景于遙供欲態態兮交射影紛紛兮
正融欲瀉珠胎迸流輝以倒耀難分火齊夏彩暈以
舒空既靄靄兮成紫復晶晶兮嫩紅愛皎皎兮如縈

粲英英兮兩同彼若醴同膏如飴竝旨或雪細以璣
聯或華濃而色綺趙郡賢人之宅睹一樹以垂垂零
陵太守之郊望連朝以泥泥應善政于當時表忠思
于無已曷若此之依鑿殿照金門樹丹墀植御軒當
清嘉之良夜邀顧盼于至尊瞻旂題而比彩列階所
以承恩灑灑則降自中天靈雨相將以其溥霽霽而
注茲尺五醴泉堪喻于無源斯蓋渥澤沾濡恩施布
漢甘凝天酒絳紗則囊許前收潤滿璇膏瑪瑙則甕
堪時注布爲文而沈爲武事豈殊觀上太清而下太
甯德如咸溥誠非方朔所能陳相如所能賦又何論

平絕冰結岫餐甜雪于巖山淑氣流金飲神泉于懸
圃也哉

秋霖賦

乾隆丙辰冬余被徵詣長安迨明年盡夏費
留且久慨然思歸值涼風撼焮澤潦洪集意
不自得乃假司馬長卿董生綴述爲賦若夫
莊周造論展跡同時於仲尼伯益著書桂陽
繫郡于山海寓言十九設喻無方故筇竹枯
樹之體黃初元鼎之年陸雲高鳳之名石馬
鴛鴦之事不以後先相隕次辨一錫于千劍

將發諸箱笥示王公子云爾

楊得意遂薦相如後期命駕言從關外優游下杜觀
鬪雞之苑望岐豕之市未謁平陽不賓驃騎旣而周
南畱滯茂陵臥病桃笙之簟一牀縣竹之鄉萬里于
時玉管潛移金飈始扇熠燿則帶火俱流絡緯則依
宵候織葉翳蟬而爭噪鶴戒露而驚鳴心迎人柳颯
欲先秋聲感霜鐘淒其動曉况復朝躋西郊祁祁興
雨非魚圖之七日幾鼃竈之三旬戶足閉于袁安書
無情于邢邵乃喟然而歎曰地矣蓋厚天乎至仁菴
范宇宙渾渾烝民子木周人爲王祈父夷從士伍圭

璋守焉奉德首之文承禮安之訓風恆晞乎季節效
略備乎荀儒初有意于風雷本輕心于壇土行臺郎
署詎復經綸見亦章華大夫謬以篇詞受列驂旅蕭
條淹迴日月關河顧影星露沾衣對碣石之層臺坐
談天之舊館終朝不息愁霖悵然莊周涸轍寔泳條
魚膠鬲空城惟聞汲馬昔之衣赭胥巖乘船貼月未
徵陽豫徒羨金川滂沱已倦于風人潦倒惟觀于壘
止子桑戶之室幾欲成歌應休璉不言空思跟履陸
士龍以窮居作賦張景陽以紆鬱騰謠歲方徂于上
國軫猶辭于近郊楚客之悲寥慄越吟之怨切騷既

類言而結悵將比物以陳勞況陰陽之盛診非兌目
之切交召清商于夷則吹闥闔于天皋焮何氣而不
修氣何焮而不慘映珠庭之懸厯徧廣陌以瀟瀟觀
漂搖于百柱陵滅沒于雙嶠方靈霽而成畏夏縱橫
其尙遙其始至也則鴻沼流形斗房現氣河渡元衣
山縈縞帶蜥移冰谷駒遷地市蒸錦礎于文基潤玉
彭于巽位井旋浴鸛之師春變飛蝶之磴美人窈窕
于帝弓玉女將翔乎僊袂豕白躡兮烝波鬣雄鳴兮
動瀨刺東井而宣符命南箕而告備羊羣奔而隨桴
身爭翻而夾旒少男則鳴身從風河伯則朱冠戒使

駭玉虎于梁琴擲金蛇于驍矢非五色而漂枝忽于
際而破塊于是若澹若戰若賊若游飄撇滂浮起忽
凌亂濫積氣于咸池鋪高雲于江漢瞽則三峽俱迴
勢則百川竝灌挂錕竹而森飛舞組驂而不斷碎鴛
瓦于魏宮冷芝房于漢殿度參差于甲帳溼霏微于
羅薦盤承露而凝傾竿相風而不轉汗石馬而將嘶
沐金徒而偷泣翻鯨戲之昆池壓犀奔之刻岸荆學
市而槐疏上河橋而柅變盪渭水兮遙明送燕山兮
不見暗旌駢兮路盡征人之紫陌何窮封螭螭而關
長都尉之黃沙一片樓捲簾而自迴天倚杵而長低

雞寥寥其已晦。宇陰陰其欲摧。何假黔巫之漏甯餘
壽陽之悲溺。吳泉于若木掩絳繪于飛霓。蝸蜺季主
之肆蓬蒿。仲蔚之扉卜林訪而安許。擢對修而曷爲
始甚黃初之世。竟徵庚子之期。乃復朱鼈羣浮文鯨
族近星天上而魚明石山前。而燕競妖鶴則九首朝
哀涖鳥則焦明夜應。未寶湘東之祠。不輯華陽之命。
酣楚夢于綢繆。逞其工于羸勝。鞭何效乎剗神鼓。徒
聞于漢縈。虛吹穆滿之笛。空鑄軒轅之鏡。非喫酒而
奚多。非洗兵而此盛。若夫寒暑異令。剛柔異性。土博
博而文貞。天蒼蒼而色正。爽則秦位居。妖高則燕分。

值孟迴卑溼于長沙轉輿區于旋溲鱗見陸而相攸
鳥穿巢而不定淖御史之青驄沮陳王之畫乘止墨
翟于閭中困伯桃于路罄麥高鳳而無庭苔江淹而
失徑將漂瀑于藜牀屢堆塵于飯甑廬則黃犢方沈
壁則七星幾映子夏之蓋爭驕遵世之占莫聖音殊
孔甲之作曲咽梁山之聽河滅沒于空俟隴流離于
項領徒殷曰而船浮汎齊桃而岸篋見晉麥于蛾飛
撫周樞而覘釘幾遭巾角之折久奪弓腰之勁履則
東郭頻嗟葛則西華失賸穗長庠而零落葵於陵而
蹭蹬嘯漆室于空閨掩徐吾于夜徑無不淒愴徘徊

幽憂競併豈惟瀾浪之嗟寔窘泥塗之病况乃上京
迢遞下客逡巡室惟長鋏囊餘斷蟬涇泥五斗咸關
一身幾時裘敝今朝舌存舍人詎事鄭賈無親吹竽
異術投筆何因安能說劬誰期吐茵北騷相訪南僚
見尋虞卿慷慨甯戚風塵白肪鬢壁朱絃託因固遠
懷于宣室但相望于上林敲白冠而宋寔擁青袍而
滯淫倦拊秦王之缶遙聞南國之砧畱梁邸而無介
臥平陽而不任易隕韓娥之泣難爲晉曠之音願飛
鳥之羽屨當應龍之怒沈促伯身于短弄激鮑照于
哀吟室函棋局窗通甕脣酸聚兩樹枯桑半林竟成

引被不事籠簪帶廓落而脫緩几支離而憑淡鄭坂
異周年之碧櫟陽非夏后之金倘擘孤以遵吉何需
晏以徵今巴峽千峯瀟湘一岸桂樹層陰竹枝無隍
埃延白鷺橋平金雁猿暝吟孤烟淡漏滿岫岫青風
沙沙玉蘚碧蕙滋旂紅蘭重箭瑤瑟絃低沙棠檝短
赤豹山澗水僊潮淺洲曉白于黃陵霧宵迷于橘館
江杳帆斜人歸夜遠披蘿荔而逾寒采夫容而正晚
與公嗣而思鄉非君山之羈宦踟躕步于牆東羌遠
游之未返膠西王太傅聞而感焉夫道有若味時乎
不俱人知其一莫知其餘游梁太息困楚嗟吁未逢

阮籍先對楊采采蒹葭白露載塗彼君子者其有
溯洄之思乎乃援琴倚歌曰鳳皇千仞翼梧桐百尺
枝唯雄一雙瑄無人莫自吹白雲一南還一北新月
如盤復似睂但言黃河作海水明鏡朝來定有時

覽征途賦

粵以橫艾攝提始芳令月媒乙睇降孚英獻茁御良
推剛用萬撰吉余將濯纓搏木觀紫溟之沐日歷九
州而相之投瑰諒于鴻質衆謂予以信矯不沈恬以
自釋固尙趣其有遐甯安事乎一室輟良書于載多
取贈言于佩急寫長謠以出關方翱翔而初激辭積

陽之舊廬指前山以超忽始擊汰于西陵背雞鳴之
故墟渡羅刹之凌濤歷防風之所居引長亭于十里
送短棹于千艦坂九折兮猶複路三暮而仍紆或訪
泊于洲渚或投林于柘梧獵穿沙之細蔣狎宿浪之
圓鳧渺層波于具區實滌浸于句吳含羣峯之縹緲
漱遙天而有無信曠邁于人閒宜黃公之隱居悵未
成名于三徙不得追鷗夷于五湖經姑蘇之舊臺想
璇題之翠樓歎錦帆之春嬉感梧宮之夜愁市鮮鶴
舞徑少麋游居鱗鱗兮相櫛棟喋喋兮如浮淩歌管
而競唳媿綺羅以爭修何吳風之靡樂尙千年而未

休尋梁生于皋橋詢設諸于巷陬奚烈士之高躅獨
曠世而無儔于是瞻蘭陵指曲阿百瀆灌渙九龍嗟
峨繼太伯之清英嘉延陵之遁耕怨春申之棄賢亦
何尤乎孫卿惟孝侯之忼慨乃除暴而勵名景流烈
于逝湍知年載之幾夏徒餘平荆谿之橘柚烟鬱鬱
而青青觀伯氣于江東占黃旗于域中挺伯符之冠
傑矯奕奕以猶龍丹厓割以紆荜壚石唱而礪礪蕪
壓氣之鎮壁撞徵神之大鐘侈矣嬴帝荒哉圯功豈
知夫天造艸昧驅馳縱橫于是乎大雪仇恥藁虓戩
封合股肱排蒙衝撼宇宙麾豐隆騰公瑾之奇烈暘

諸葛之英風既兩智而堅併運鴻謨而略同是以經
雲雷之業而挫魏武之雄弔荻洲之往迹懷宋武之
光耀埽函洛而無畱幾廓一乎皇道激文宣之始放
終攀龍而騰蹕馭長算于帷帳佐洪圖于至妙感曩
會之奮膺倚舵樓而高嘯顧大江之滔滔酌祖生以
鼓擢上卷蜀以萬里中劃天而一鑿何奇塹之云控
屢東南而失要但見夫海鷗浮毛與蛟龍兮悲號洎
吾欲觀濤于廣陵急衝波兮迅征少男分風以送帆
冰夷擘流而導旌乃揮戈以返頽燄復吹笛以弇滄
聲既晚屆乎江都登蜀岡而回首悼董傅之明德竟

迨時而無偶企謝公于召伯緬清風而何有恨陪三
之苑侈斯遺監于不朽彼後王之乘車將傾轍之毋
狃伊二劉以嗜禍易稱戎于反手竟萬里而行頭徒
薦冤乎嬰婦若史相之耿烈追姜李而精偶廈已傾
而必支鼎方遷而厲守貫虹磔日飛霜隕斗祛汗靡
之俗爲忠義之藪城旣蕪而族夏盈舟俄徙而風逾
舊擊鼓鷺羽者多于宛邱之上秉蘭采蘭者殷乎溱
洧之右嗟輕揚之士性將聖禹之域剖羌安能革其
淫浮而歸化于醇厚于是易吳艸繞蘆倚花絲夾水
柳細繁隄乍分叢而繡柯或低葉而牽衣望射陽之

沙渺連臂社之瀾瀾萑葭霍霍莢蕞微微岸樹蒼遠
沙墟冪迷汀禽喧渚江漠合機晴日出兮魚子唱瀼
露晞兮田婦歸暘留連于景光忘去鄉之情非前臨
舊楚北埽淮甸漉公路之浦沿沙河之坂膏壤鋪沃
陸海塊曼昔季葉以裂幅互爭形以百戰撥雞鹿于
斗分雜俘黥于京觀枯城鬱鬱榷骸莽擯思王風之
永貞投膠漆于河漢冀走馬而卻勇無微風以搖難
既三五其云遐獨悠悠以衷歎垂轡兮委遲振佩兮
衍羨就弩父而問途託亭公而寄飯昔伍韓之困蹙
逢二女之拯患義爲德而卒誠俠投身而不怨豈後

士之無懷獨斯名之永擅予效季兮蠡卜倘耦沙而
憎厭嗟關吏之嚴譏乘白馬而空辨終不悅于棄繻
信征游之煩憚念靜治以何人吾有蕢子汲黯睹黃
流之奔勇利穿漕而達孔粟發災會包貢荆夢千楫
雷起萬艘雷動夫誰惜人之艱難而秣程之惟重粟
予馬于彭城亂濰泗之晴渦游呂梁之橫湍仗忠信
而可過若乃風交兗豫流宣巨瀆咸洛西透幽陵北
輔實標其氣又雄其俗握勁左樞制權中腹曩爲大
鎮今爲衢國睽彼中阿愴兮如何爍臺馬戲夏翟翬
羅豔樓滅雨壽井烟栽渡佚駒澹城空霸蓑弔頂王

之宅啞忽掩帳而悲歌望雲龍于沛陽亦蕭瑟而沈
磨天陰陰兮寒飄急雨酸然兮水洪波林麓兮泉岬
川原兮勢斜磊确就石曠莽騰沙鳥鵲叫噪灌棘盤
遮知黃能之爲厲憑羽山而自訶惟澹臺之氣武璧
就毀而何多將問官于鄉子習鄉射乎鄒嶧感夫子
之相知遇程生而贈帛再詠賦以清揚悼終身而勿
值促予心兮滋傷信美人之難得諒時世之乏賢日
傾蓋其何益魯酒雖薄河魚可嘗春盎盎兮客醉天
悠悠兮路長叩田安而驗歲入井聚而憩疾逢麥耶
之耆年論無澤于厥陽家種齊侯之棗門章陳國之

楊隴麥初秀山桃始芳矯鳴鷗于空谷樂馴雉于翳
桑目目清曠心神徜徉登雕厓以渡沂水問顛與以
弔杞梁城崩樹古邑小祠荒氣浮廣莫霞蒸夕陽鳧
繹翠炫龜蒙玉張織青紅于錦樹絢煙瀑于虹裳幻
萬景于千里忽一瞬而無方若夫泱泱大風颯颯樂
國厥利蒲魚種宜稻麥播藪浸于望諸擴土墳于廣
辟械雁鷺于煙海連雞狗于墟陌雜胡丸之游于交
重鎬之獵客繕繭利而女功涂枝蔭而老息俗尙輕
俠人雄技刺有勝勢之可因宜富彊之易植何悲疾
于柏松聞哀歌于建客觀賜履于營邱乘晨雞而遂

發挂明星千馬首集嚴霜于敝褐當煦煦之季陽懷
淒淒之殘月信南朔之候殊迓春塗而猶烈青波兮
約帶白沙兮疊雪斷岸龍嵒迴岡層巒環山爲牢夾
嶺爲闕車奪竝軌騎卻連列國實四塞至方卜翠昔
中原之板蕩耀旌頭以僭割讖三臺丁德人埽長星
而東秣濫禮樂于幽甌恣坐論乎先哲擅雄圖于東
帝卒天覆乎嗣孽裁聞哭鬼妖徵而血五龍旣塞悲
願孺妾聚庸索謀終禽鄰獵若夫閣峯插劔函門闔
鐵莫不將牢遏固重封而斗揭一朝算勝疆夫頸縶
何太峴之云固況恃此爲險絕幸禦侮之在人否重

關而徒設騁穆陵之故碛想呂安之釣遁已八十而
何求竟獵情于一奮感囚臣之忍恥表功名于盛振
詩才在其必揚終道伸而自信嗟予行之孔久亦長
歌以自怡驂周月而未釋徑千里而思裁驅元黃陟
崔嵬過平仲之遺宅眺公孫之麓臺弔田王于島上
從成連于海厓見夫元氣泐漫神靈恢台日月盪汨
乾坤張開同予心之浩浩薄萬古而無涯雲流霄而
自如風吟昊而雄哉遇順道以施物否乘時而卷懷
奮溲然之六翮知焦飛而蠶胎安能享東門之鐘鼓
致二鳥之驚猜吾將呼任公予以與投釣于蓬萊

上圭測日賦

大矣哉聖人之制器尙象也執造化之柄司陰陽之
權徵氣俟于畢至驗消息于自然命諸司徒而去立
守之馮相而職宣將度八殲于地中測九道于天躔
審乎至微若朶元珠于赤水放之斯準乃握金鏡于
蒼乾于是詔彼玉人爲茲土圭授巧倕以匠剖察明
婁以端倪敬厥事焉故琬炎必符其號異乎用也則
裸鎮非取其齊絜八量而協度者精觀合轍于坤乾
上下表五設而居中者用正廣輪于南朔東西哉七
尺九尺殊五施之設地員步百步千甯三井之算句

烈圭樹八尺之表所以當八萬餘里于太姬之神爨
平八方之風所以應八寸之管于太簇之節用水平
以懸繩刻晷景以眠臬辨風陰于夕朝半晝漏而指
別二氣由之而調均四時由之而敘列原夫天地始
位法象既周天則鈞之運也而弩矢之流地則萍之
汎也而舟杭之浮故宵烓平則與星辰而復其木位
冬夏至則乘升降而從夫四游求天地于訢合同鬼
神而與謀惟日月之運行分晷度于短修青陸丹陸
拂昆吾而出柎格黃道赤道歷七舍而行九州日夏
至則在平東并日冬至則起平牽牛冬至則日在駿

狼而龍豸以會朔夏至則日當解鹿而鶉火以交編
此短長之極則爲氣至而不留故夏至則水波萃于
少陰冬至則陽雲出于箕木夏至兮斗繩中南冬至
兮斗繩中北冬至則水正而陰勝陰勝故本乎天者
燥夏至則火正而水伏水伏故觀乎地者溽蕤賓則
九暑之正黃鐘則三微之鵠冬則麟獸之火爨之而
和平夏則赤石之井飲之而安燠于斯時也由嵬中
以至中正專疇官而視盈縮冬至則丈三尺爲依度
夏至以尺五寸爲要宿無彊勝而贏進無短斂而退
蹇且夫天地以陰陽爲刑德陰陽以二至爲環樞在

鵝首之宮丙丁王夫祝融而大寒已兆于宋井值天
竈之次王癸帝其顛頊而大暑已萌于黃蘆故日一
南北而萬物別其生歿斗一南北而庶彙判其雕琴
分遠近于元卦循姤復于義圖惟晷景之中圭而相
等乃陰陽之當位而不踰既迹鬱華于分度夏效望
舒于弦望正是非于晦朔考晷炁之迭放定少酉于
門戶占婁角于次向蓋四時者乾坤之官而二曜者
四時之將日騏驎兮舒步月晨冕兮飛漾由日月之
不忒見辰敘而時當日紀刻以晷定月紀度而歲成
可以推大餘小餘于分秒可以立章部紀元之法程

然則求中氣于二十四氣候中星于二十八星昭然
若布指知寸而手知尺曠乎若齊物于量而平于衡
又誠歷術之綱紀檢驗之明徵功捷于緹葭土炭之
用事過于吹琯輪扇之精是主也抑宵但審常羊之
維孟冬之位而定九鼎三巫于洛邑與擇夫衍氣之
仁息土多美而計宅中圖大于陽城也哉抑嘗聞之
立八神于日至樹八表以觀妙景如度而歲美人和
皆德化之所臻而效是故陽無伏而陰無愆水不沴
而旱不暴方今天子握絲圖炳鴻耀左發仁而右發
義柄宵炚之嘉成後法聖而前法忠蘊薰栗之留奧

故陰陽四選合契夫紫機日月五星竝行于黃道歲
易帑而何逃龍天門兮忽跳環空同與丹穴居神州
之中央開明堂兮陽館圖王會于職方返衡穆穆執
瑁垂裳方將迎神策于己酉受寶鼎以昌祥日含王
而五色景再中而重光夫固已樂阜安而大和會亦
奚煩合八能于前殿察盈滅之數于化日之舒長歟

孤山伯夷廟賦

伊子懷此姱節兮少耿介而自矜顧汶汶以競潛兮
思屏子而離人去故鄉以遠征兮將謀食焉自患悼
始秉之若反兮中快悒而未伸驅我馬以北首兮夕

稅駕乎孤之山坡清風于先生兮滯纍餓之黔顏喟
不可或緘兮激永悵而悲歎眾謂子何求兮非羣陋
之所明假回颺以陳詞兮情鬱鬱其若顛嗟夫子之
貞潔兮固太上之所賓非聖賢而莫可與處兮夫安
知乎殷周之君怨造物之不仁兮竊獨哀此下民胡
不俾虞夏而永世兮令頑懦之皆敦宇宙忽已非兮
致以暴易暴之紛紜誠不忍約己而獨清兮冀芸芸
之歸醜相泯泯終不可瀚兮慘踣踣而誰親念堯禹
之久陟兮其固可以無生奚不幸而遭此彫世兮曾
不得神農而爲鄰斯世莫適居兮欲舉辟而焉遵吾

將駕而升天兮誰爲御此飛龍卽帝所恐亦雜喧兮
盛豹虎之噙噙固不能被髮而文身兮狎蠻夷于江
之南寄委蛇于共首兮蓋庶幾堯舜之舊風託彭咸
以諱帝兮何迢迢而不救于下帝若怒而反見九兮
羌獨裒此愁苦海濱兮歸來逝千年兮飄塵埃舊處
兮安識波湖兮負龍哀去夫子適遠兮時俗逾敝而
不可論昧桺下之廉隅兮以骹骹而爲仁眾垢黨而
曷分兮襲幽夜之纒昏鮑則賢而咸芳兮變牛矢兮
莖蓀盜跖固以爲聖兮唯鄉人之德馨苟光白而宜
悻鋤兮非巧善其獻完魯蹈海而爲義兮攫眾眦之

所頑申哀石而成哈兮或猶憎其勿先信可謂之詹
詹兮雖天戕以日欣獨登山而悲吟兮將鬼神以未
延吾又安知其所終兮痛鳩臆而疑填幸夫子之不
及此兮夫甯飽周粟以自安夕霏霏而合宇天莽莽
兮垂寒凌濤湧兮摻松修隴漫兮淒泉鳥烏噤而不
鳴兮叢狼狸之號盤捋澗芼而不敢享兮恐謂此其
非譎羌眷眷而秀皇兮誠不識夫所怨亂日肅肅粟
烁歲徂窮兮合沓驚沙振衝風兮率彼曠野安適從
兮徘徊沾臆道何孤兮我思古人如黃虞兮煩憂惻
傷不可殊兮時則戾兮世而殆兮歸哉歸哉信子非

臨兮

竊曲賦

余讀呂不韋書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
曲以見極之敗也因爲賦云

天下之可極者惟取道而已矣積眾精而自光雖殫
獵而不匱盡錙銖以爲嚴駟兮諒何斃于天地已愈
有而愈多兮反以適夫聖智故逾極不敝于中兮苟
枉欲焉斯戾嗟眾情之庸庸兮固德蕪而義昧託褊
衷以自逞兮方進極而未已紛吾欲竭其所趨兮雖
萬里其猶邇將豪世之畢鉤兮昉甘臍而悒肺始涓

涓之不絕兮亦纖纖之朝蔚終揚淇而激海兮陋鄧
林其何釋意填滄溟未塞兮氣踢蕙岳而九厲相駭
馬之怒蹶兮雖銜勒而未制況縱鴻毛于順風兮忽
飄疾以安繫乘盛大之曩馮兮作壯頰而物憚聚萬
里之不然兮輕沒悒乎一肆切齟齬以睢盱兮疇靡
違而已泰永恃以爲用兮曾不逆夫人之志謂窮始
而卒畏承兮信無虞乎終異甯知夫鼎薪益而烈長
兮水遂應之以沸彼燔林以獲禽兮比燎原而躬寤
芻豢則悅口兮饜輓中而後甚若飲食且不可極兮
卽嬉戲其尙戒吾獨何爲羨釜鼓之滿兮乃授人以

樂概彼好極勇不仁苦秦項之非類頡威力于其工
恣虐玩而兇賴託人頭以畜鳴冠沐猴而暗噫縛黔
細以毒蒸調砧鸞之可噉享鋒刃其未飽又以飴夫
阬隧迨一復不可收兮若羣券之責債身醢糜而族
碎夷兮禍酷刻于出倍相東野之逸騶兮善顏生之
鑒敗閔逐獠于于陽兮狎顛危而爲汰豐底營以射
干兮慶窳奸而犁粲故極無不反兮寔張弓之道在
昔夏后鑄金兮列山林之魑彪使民知不若兮避姦
孽而罔畏孽在物可追兮彥自中而始癘惡不可滋
孽兮懼凶眾而成殪故周鼎設象兮昭竊曲以貽示

幽不稟于成康兮厲仍迷而遭蹶後宜監于茲兮等
桃爰之爲佩若後醒猶可補兮冀捐狂而得惠悼終
懼于荆靈兮乃鬼神之所棄妬角吝而上窮兮蓋亢
極而徒悔唯係中以樂豈兮庶安欣以勿沫

和感二鳥賦

吾安悲乎悲軋軋而曾抽甯阨顛以自嗟仁擊涕而
中仇瞻行道之茫茫聿交莠而云穢隕霜雪之餘傷
愴靡陽以謝焯顯奔流之滔滔橫淪墊而方圯眾咥
阮以安懷誠飲會其未理竊不諒夫艱難固又莫可
以眾謂志違違日有屬非得位其焉如叩君門以天

峻倘不悅于陳書噫吹笙而被繡或造第而椎車苟
詭得而若易懼子哀之良虛獨俛俛以遵路適投笑
于嬰患思屈曲而相繆情輾轉以爭紱感微物之何
知觀光榮于二鳥顧竊被夫寵佳彼奚功而茲寶歎
時數之未來卽聖賢其安道呂堯發于著龜乃唯師
而輟釣說違夢于高宗亦赭築以終老遂卷懷而歸
驚羌忽忽于予心企躑躅之去昨翻濩落以滋今甯
屯理之尙駁詎於皇之匪仁萃殷憂以孔迫顧何歎
于予身昔三后之相承託優游于聖庇孔乃息乎周
行軻無勤于辨說唯曩遇之云乖寔有皇而私冀幸

帝命其未溼俾相子于終致旣贊尹而和歸與昌饗
以且嚙就久約其庸傷庶逍遙以卒歲苟眎道而良
睽憫或楚于已瘁病折閱以莫贏祇皇皇以求利中
得失焉自患斯倍辱而尤鄙幸盤帶其旣膺夫何辨
乎此類

方竹杖賦

有一丈人來自閩壩入室卓爾負壁不言主人恠之
就而察焉睹其鬚蒼霜霰軀貌瘠黔其壯也未咸巨
伯之捫以修也欲俯僑如之顛顧折節兮不可厲廉
隅而忽堅發著占之遇坤之六二動而之震曰此夫

虛其內而直其外者歟。衰其節而不受命于歲者歟。
溫如玉而廉不劇者歟。稜角而無峭厲者歟。雖眾君
子之獨處切猶鯁介而不比。洵嬋娟之美。猗兮夫。孰
知其執規。練而自憐。無鱗甲而不狎兮。固外疆而中
辟。誠落落于難合兮。資其性之所異。嗟員俊之盛行
兮。懼方格而爲悴。倘垂好之或殊兮。或遭剗而成累。
唯歸諸介石不易者焉。蓋庶幾物各從乎其類。俾荷
襟而遐征兮。若形影之相繫。夏配夫方山之危冠兮。
夫何異乎元季。

靜夜思賦

秋蟲兮夕清，秋猿兮夜驚。引流螢于遠幔，飄涼露于閒庭。靜朗金闈空融，紫闥韻籟。悽簧蕊芳，翦樾晃睨。河長吹腰風，結修袂。罩煙纖羅，洞月月華兮。暉暉煙景兮，微微微微兮。不嫩暉暉兮，愈遠遠映兮。水濱珠縈兮，綺文網空明之宕漾。約秋思以迷人，迷人兮。延伫幽憂兮，誰諱良夜遙兮。玉露溥沍，羅韞兮步跚跚。菊花芳兮，蘭秀怨夫渠之將闌。將闌兮未歌，尙同心以堪折。睽情悅于美人，傷良期而逾闊。聊騁望于雲閒，滌微波而難接。欲寄情于桂枝，徒蠅蝻以膠結。擘明光以贈君，庶天涯之不別。

笠山賦

吳越之閒有笠澤焉吾無以知其廣也會稽之野有
笠山焉又無以喻其微也之二物者嗟負名之適均
會纖巨之非族何造化之善弄縣妖豪于萬斛沙黑
子與彈丸甯加黔乎大軸敞廬數椽類夫疏屬徐子
卜焉員處員穀或不出累月而觀書閉戶或幽然竟
日而鳴琴在室方且歌而樂之終翔遨以自得或謂
不然作爾而嚙仰亂伸喙有雜然獻疑者曰詩不云
乎高山仰景行行止稟山隆穹以崇德固君子之所
履東南山水莫奇于越秀巖飛壑天下所甲無不覽

巧偉恠峭嶸而削劣若壯夫傑人儼著圖籍是託是
宐可以依詠而勿釋也茲山叢叢跛牂所易等堂劫
之膠芥詎敵太行之遺塊是名笠焉瑣屑誰對不密
而堂不盛而防勢未盈乎一矚如寄蝸以左觸藐撮
土之邛婁似數簣而輒休譬一圍之市良賈爲之不
畱今夫徐子方將振衣千仞以起乎萬物之表曾何
有數尺之岷而固且爲樂躒客曰固哉子之論也夫
被五色而游者不鄙處乎一勺而入澤之水具焉其
用備也挾琴瑟而鼓者或去堂室之遠而宮角之音
動焉其神合也天游者無町畦于彼此而萬異之境

無不其焉其道全也唯世人之觥觥始有爭乎大小
量達者之通曠復何介于洪秒室無奧阼之位情有
寥廓之衰苟吾心之所賞雖拳石而爲好况茲邱之
可怡又何陋而加之少乎且試與子登笠山而望其
東縹渺浮蔚乍隱乍出者秦皇之嘗望而登者也其
西南軒轡雄犖若舉若撲者爲富春之山子陵所以
垂釣伯符仲謀之所鍾而興者也南東崒岬五洩俛
俛泄雲吐瀑鼉雷而迸雨者僊人逸士之所栖遁而
精祇靈樞之府也大野北顧垂天無極蓋南朔尾閭
之閒而日月之所浴也岑岬絡緬近遠輳鬪或聯朋

儔或接尻脰波洶鱗蹙雲屯陣摧屏障合沓象馬奔
驟霍而宮之若大將處乎笠轂握奇以制其中權而
熊虎環哮咸聽命于一授錢塘怒潮獵輓萬馬挾浦
陽之長流觀海若而東駕馮凌碣碎目眩心墜至此
無復超乘而銜枚宋然類賢人君子雖臺笠之賤而
能卻兵革于在野卑而不踰者德旣積乎地中微而
知彰者名又被乎天下實體約而摯博豈文麗而用
寡冒輕嵐之罨靄映迴流之激清石角犂而當軒樹
蒙茸而依榭相與翫礪解衣可以盡年而永夜彼一
邱而置之洵有美乎此者況乎徐子放道而行采真

以游其襟懷本趣天隨神動遐放乎神明之觀固將
鄰恆華而撫嵬婁形眇一室而興寄乎九州又何羨
夫嶙嶽龍捩畫眾山以動操慕五岳之圖而遠來者
乎子時主人忘言莞爾而頷或乃大笑拊手稱善張
躬起立命客爲亂亂日笠之山兮幽幽澹風泉兮夕
修山中人兮淹留淹留兮旣夷酌芬兮宜之鳳兮其
未來結巖松而爲期松落落兮閒與伊在澗兮獨俟
俟山中之人兮時不歸雜蛟龍兮風雨歌闕聲振林
表鼓發天籟無不意滿揚舞旆旆須臾墮明月于清
樽引流光而共醉乘天風之謾然飄飄乎若游于造

物之外

夢晴賦

洵陰濤兮瀕洞固沈族以區霭溺九壤于畢暴慘萬
理之墊覆天何冢而若幽兮帝何壘兮嘗耐星辰無
用其文章兮甲子而荒其夜晝吾將執豐隆以爲狗
兮獄屏翳之傾繆責應龍于孔乖兮攘其工之窮寇
叱女媧使復起兮縮洪厓之結臭愴恍忽而迴越兮
憤懦志于誼譎中宵既寤龍首人身駕從祝融其鼓
振振犁然廓然鑠略燉奔返清濁于高下俄六合之
鮮新倏忽兮易昭示于眺矚回榮志于列心曠曠乎

鬱疾之辭體坦坦兮重累之去已脫乎匪浣之忽滌
豁乎羣疑之驟釋蕩焉若剋敵于盡勝案焉若導俗
于罪正欣欣兮囚梏窘斂而遂舒浩浩焉棄其昏季
趨黃虞子乃喑然嘯疑然作披九天之霄晶極萬里
于寥廓又安知眾夫之墨尿兮聲大厲而未覺

紅藥賦

何奇芳之燦爛嘉芍藥之丰容向文階兮吐秀依綺
屺兮敷穠振瓌逸之華姿續紛相向動葳蕤之豔態
薄靡成重憐香艸以多情遂來飛蝶珍風人而見詠
詠比游龍爾其弄影便娟含思鹽斐襲旖旎于清芬

輝玲瓏于藹韡檀心倒暈和曉露而俱明玉麝承酥
映初陽而彌暉擬彼美之如英信殊妍于眾卉于是
蘭臺畫靜畫省春餘天上僊桃錦爭飛而已落苑中
人柳絲漸嫩而方疏清對冰廳芸署則風來細細聲
稀銀箭花飄則日下徐徐地近蓬萊唐翰林之侍直
窗淡雲母漢天祿之校書靚婉變于芳華呈丰昌之
麗色捧翠葉而因依擢薛苞而自得若招搖兮垂手
凝舞態之踟躕恍遲步兮中庭出天然于雕飾紛綽
約兮莫自持爛軒墀兮照煊赫伊輝媚而何已羌貽
玩而彌長灼灼爭開映蒼苔于當砌嗟嗟竝笑伴紅

鶴于依堂驕丹杏之妍枝還憐杏苑似紫薇之滿院
夏對薇郎一片霏霏袍奪漢宮之彩三朝馥馥爐熏
荀令之香旣靚美兮堪紉復瑀琚兮可佩何藥錄之
徒夸寔騷辭之宜載羨藍尾之佳名憶玉盤之餘粹
當祓濯之良辰非將離之寄愛則有河陽司馬之坂
洛中丞相之園異百品而稱寶珍千名而競論擅風
華于姚魏窮綺繡于亭軒圖籍新開寫徐熙之妙繪
管絃初譜近公子之清樽豈比夫延閣披芳瀛洲託
植銅池風煖暈芝乳而俱酣甲館煙多帶銅華而吐
色圍成金帶揚州則先送嘉祥藥篋瑤樓內殿而如

迎姪代吏名香案遂畱賞以徘徊僊號玉堂方懷吟
以未極

姝月賦

綦景澂姝夜明初上凌珠海兮晶瑩映鋸雲兮搖漾
金波穆穆對明鏡于飛空寶魄輝輝貯瑛盤于相望
度碧落而寒霄乍迴流光則萬里徘徊拂絳河而露
氣俱清寫影則重輪淡蕩方夫纖纖始見瓊瓊新浮
雕僊客之璫佩咏參軍之玉鉤樓西南而晚晚夜縹
緲而曲修玉李迢迢帶三星而超忽蛾眉粲粲掠片
影以夷猶及其灩澦團團縱橫三五桂樹滿而全舒

菱花周而競吐蟾蜍欲暈覺練色之何多顧兔爭妍
凝妖豪之可數赤城有曲若恍奏于千年瓊斧無聲
脩不勞于萬戶爾乃婉變延緣文縈綺連含風煙而
容與媚花竹而嬋娟旣載賦于如珪射琉璃以倍絜
信有情于比扇鏤紉絜以逾圓試取方諸汎明泉而
欲動才歌樂府開塵匣而相鮮于是夜靜花多輝長
影直麗丹鳳之層城照銅龍之廣陌光曙瑯樓玉宇
豁窗扉而朱雀將翔涼衝碧瓦金莖燦鱗甲而石鯨
動色挂鍤鉦以不落雲中之圓闕雙高拂琪樹以遙
看天上之僊榆并白則有曝衣廣殿穿線淡宮步文

墀而漏靜鎖金鑰而光通鑿翠帳兮凝縞填羊錢兮
隱紅池號七娥玉塔則激灑一片臺名延露蜺裳則
舞袖千重翠鳳而玳瑁全穿夏呈窈窕簾箔而水晶
不捲卻望玲瓏亦有紫塞關長晴天路遠武昌庾亮
之樓江左謝莊之館皎潔而氣侵冰柱南枝之烏鵲
翻栖孤懸而影哀瑯弓細柳之旌旗半捲蓬池曉直
披清暈之依依畫省宵看對華姿之婉婉臨笛步兮
情多送僊舟兮權緩莫不流景舒容踞旋壁幟若乃
應江潮而恆滿視階箕而頻移纖阿馭于金轡結璘
翩其桂旂鏡繞蟠螭不待夫人之擊珥隨鳴鳳曾聞

博士之吹青赤俱明見叔和以有象川雲紀箴者形
氣而垂辭占三珥于環冠寔送萬方之喜考連躔于
合璧乃符七政之奇此則明靈之上瑞蓋昭昭乎若
斯

芳艸賦

綺陌春迴青門候暖發芊倩于華年動昭蘇于玉瑄
土入夜而潛膏艸迎時而自滿重重新偃鋪曉岸兮
初齊簇簇全敷鹹平郊兮正暖爾其芳芽半捲細甲
才抽忽菲菲兮共遠乍盈盈兮夏柔拂人柳而細影
爭淡結藏鴉之粉堞帶龍池而翠痕交鎖徧浴鷺之

晴洲冉冉鋪茵望神皋而地迴層層幟錦接畫甸而
峯稠于時薄露曉寒和暉晝絢風脈脈兮相薰景遲
遲兮若戀引鳳子而俱來藏雉媒兮不見迢遞而碧
縈隄杳驕金勒之鳴騶葱籠而紺聚煙多掠瑤筐之
舞燕映魚鱗而斜展暖雲則低惹千重迷卯色而橫
浮暮雨則遙連一片若乃叢多似織葉細無行不辨
苔多入王微之庭院會隨夢遠臨謝客之池塘已如
煥即照青袍而欲染堪依江令裁銀綬而舒香問蔣
詡之幽居則門開三徑綴卬遲之麗筆則花落半桁
至如河畔縣縣關前嫋嫋細朵欺鮮羅裙共縹王孫

游而未歸美人思而自悄吟綠波于南浦帆短亭長
送元灞于玉珂城孤騎小莫不坐閑館而踟躕倚高
樓而繚繞是以託靈均于楚賦覽歌府之新篇采杜
若兮湘沚塞江離兮澧川旣爲佩兮宜襲亦稱奇兮
自妍碧吐紅滋羌畱連于芷葍懷貞比絜復婉變于
蘅荃然而雅列千名詩稱多識其始也品于炎皇其
後也官乎雜氏或則應候而生或有從方之義或三
春而茅朱或千年而雲翠或茂樂郊之苑或茁瑤琨
之地垂爲書帶曾依通德之帷開似屏風又悉茂先
之志竝映蔚以呈姿皆萌榮而託植要未若鍾乎土

德輶自星精實爲瑞應通彼神明入堯廚而楚秀倚
唐階而箕生白虎則徵夫紫脫鴻隄則記夫華萃與
屈軼而指佞表軒宮之化成

幽蘭賦

王右丞吏隱優游端居多暇精宇藍田紫茨元灞菊
紛幽肥葍羅芳榭敷芍藥以成臺雜茱萸以繞舍招
芳質于甌閩引竒姿于江介襲旖旎乎都房動葳蕤
乎纏夏顧而歎曰門丰三閭大夫之所託歟觀其幽
芬葩定綽態湧只嘉名雲若比德閒爾可以忘憂可
以樂飢可以養性可以娛時掩石渠而搖采吐金絲

而縈絲何必種翔鳩之八樹折羅浮之一枝溫芳漢
殿之含馥郁荆媛之手緝君子之綈緇刻僊人之瑤
玖紛獨粲乎中庭羌安滋乎百畝爾其的的丰叢猗
猗茂容繽紛隱谷媿嬌遙踪鮮離幽靄轉汜光風縈
采朝蔚琅苞夜重披芳沙于錦岸潤明溜于瑤淙一
榦兩榦之花三分四分之葉懸縹帶于岑嶽綴緇簪
于盤疊蒼雲氣于林淡靜風言于逕絕異梔子而同
心非冒蒲而九節玉榮交藥石密啾芝僂娟豐浦紛
敷湘陂伊嬋娟之秀德羌俯仰于靈辭送美人兮延
仁報公子兮思餐朝英而未落浴甘瀾而不萎迷

康成于曉綬褰平泉之晚幃新年二月身聲百轉巖
暝冬冰飈清惠扇彤芽煠乳綠翹春箭燕尾紅菁與
魴玉洗沙蘸檀心膏噉露眼未擷貞蓀先盈璧晚熒
勁窈于山阿託離騷于澤畔夫紫莖文波江南采荷
松舟桂楫夫容木末杜若汀洲悠悠暮煠申椒薜荔
迢遙卒歲豈若薦佳植揚清音貽短佩託修珍送君
堂下之瑞徵君庭內之馨入燕姑之祥夢結楚客之
幽紉而得奏雅操于白雪懸芳馨于斷金

春艸碧色賦 并序

江郎賦別千古傷心雖太白嗣音尙未堪彷彿

佛也長春多暇何克思同門以所製春水綠
波賦見示歎其情文婉摯古調獨彈南浦清
然東風如夢此則空山落葉遜彼愴懷彩筆
生花同其瓌麗者矣輒爲效顰夏賦春艸

客有緣端晤物感良時而肯思者旣騁矚于憑高復
送爽于望遠地無垠而莫極水遙馳以未返雲靄靄
兮弄曉山依依兮晝晚日晶晶兮妍霄春舒舒兮麗
館羣姿被條眾卉羅席丰昌窈窕穠華光澤接覽彌
視娛靈悅魄易賞茲譚薦歡成惜足以譯志寫衷派
懷朋臆矣雖然其于列皇之吟猶未窮精滌之表不

能陟也若夫感我如揭貽我如委如導如迎非遠非
邇猗猗菲菲霍霍藜藿目焉乍經心乎未已無端自
盈忽然以起囚于所觸不知其旨于時修阪既遠平
原自直縣縣千里萋萋一碧競繁新繡金鋪過色連
天未斷橫江不隔披風夏薰和煙轉積南浦波牽芳
洲影嬾玉珂緩送青袍淺織歲歲留人年年似昔城
隅迢遞樓上徘徊簾旌暫上睥睨斜迴縱橫無數歷
亂誰催方可擊而可結亦相藉以相媒靄芊芊其若
此思婉婉乎難裁至如隴水曉分燕關寒閉楚波似
翦秦川如薺人從榆塞客辭吳會絕域春同越鄉心

異長袖羅挽短書遙寄霽夕送照江暉帶空亭孤埃
轉霽入峯紅笛驕一片花飛數重拂翠浮合迷瘴綺
封關山三月河橋暖風居然怗悵未許從容已幽紉
之密貫感悄悄以從中當此時也愛而不見孰不奪
神搖志滌天涯而嘅然者乎

書帶艸賦

百艸康成曠代儒英覃思六經致奇芳之呈瑞產秀
葉于前庭如芝穗兮三爍忽無懼而自茂比蕙蘭兮
百畝復含翠而常馨宜嘉名之肇錫昭樂業之昌靈
爾其叢薄濱紛莖苗披拂緣花砌而依依繞文階而

鬱鬱乍同引綬舒銀艾兮齊腰夏似紆紉縮青純兮
爲絨豈西塘之芳艸徒託咏于惠連異三徑之蓬蒿
久淹留于仲蔚出我藜林遂稱書帶色滋雨而瑟瑟
態翻風而颺颺若緇編之初械當軒而運此緇繩擬
縹緲之縱橫登几而逕看絳紫苔痕碧映宛宛簾前
日影紺多垂垂檻外況平遙臨紫篋近傷緜囊堪親
藻笈交紫綺章不待爲螢伴桂華而映字曾非辟蠹
爭芸葉而抽香青青則含露滋春足點丹鉛之筆斐
斐則和煙弄曉疑分汗竹之光始依砌兮連緜復敷
陰兮靡邈如倒籛而臨書如編蒲而勸學非茅葦兮

徒柔擬菘蘅兮可握披霜雪兮何凋洒鮮飈兮夏濯
若夫問揚子之元亭惟餘蕭壑入潘安之西宅空咏
蘂荷雖萋萋而自澤徒茁茁而甯多彼綫縈以堪織
或絲蔓而如羅爲組爲綸爾雅之稱名旣博將紉將
佩騷人之託興如何豈若揚烈文帷敷紫講席吐秀
質以懷新聚奇莖以轉積濯鳳羽而勝梳結龍茲而
可摘被幽厓兮靡靡則山爲教授常披君子之風緣
曲徑兮離離則澗接菖蒲恍對僊人之后于是弟子
動色門人載吟縈懷而藜杖何慚但相期于道勝生
意而當窗不翦足畱玩乎堂陰映錦帶以俱垂處士

燕居之下拂元紳以竝挂先生盛服而臨倘三鯁以
協兆豈猗蘭而託音

麥秋賦

仲律吹晨司南御丙鳴蟬欲動清和麗而舒陰嘒鵙
初鳴纁夏長而蔽景惟宿麥兮當秋咏來麩兮翹穎
方呈瑞于兩岐乃占豐于萬井爾其柞燧將移霜華
始凜尋汜勝之良書事賈思之要術種焉非水四時
雨露之俱含性亦從金百穀禾麻之首出滿陵陂兮
暫望日有取于乘丁蔽刻陌兮初看地無煩于畊乙
既則依町冉冉匝隴纖纖送楊柳于春餘青纔覆雉

催鳴鳩于夏始黃漸迷襜紫旂而處處爭抽捲蛾飛
之宿雨金穗而行行全吐當蠶食之新縑睹旆旆兮
連雲先徵雪聚樂幪幪之蔽野祇覺風恬于時五月
肥梅干山上竹語海燕而霄晴乳河魚而岸蘊下白
鳥兮平田囀黃鸝兮淡木秧鍼刺水候已暖而猶涼
蒲劔當門氣仍清而似沐呼腰鎌兮共往見比戶兮
相於王偉元之舊種姜伯約之新畚列秉縱橫雜荆
扉之蕪蒨扶溝熠燿映煙墅之縑車盡田舍而論收
安知計斛徵大年之有兆先以堪書夫其二七爲行
稻香各得當日至而效良若禾成之布德何須白露

零湛露以垂芒不待金風醉薰風而結實驗縈商于
清嶺早慶豐穰移西陸于南譌先呈稼穡則有嘯鳩
芳種捻練閒情比銀泥于梁甫壓玉粒于江城吳均
說餅之餘猶聞麥餌東哲裁篇之暇足對藜羹樂府
東京其青黃而入咏先生元晏辨杏柰而成名況乎
宜記職方禮行廟薦登觀麥之崇臺御勤農之高殿
既備獻于孝思遂嘗嘉而授饌五絃初御撫景風之
及時萬寶其登樂九州于咸宴

上林春燕賦

春色麗兮煙景重春晝長兮化日融睹瑤林之嫩彩

見玉羽之衡風，銜池上下韻。頽西東，三月初來覺。良
時之未晚，一枝堪借信。託影之皆同，爾其社送扮。榆
日占戊己，返賓鴻于碣。石拂鳴鳩于桑，汴來兮少皞
之司。遂協高媒之祀，入雕屏而斜睂。嘉賓則對對襟
紅，望畫棟而爭歸。天女則雙雙衣紫，于時土林地暖
宣。曲風香鐘鳴，長樂花滿建章。一片呢喃伴宮鶯之
睨，皖分飛遠近。隨鳩鵲兮翱翔，試傍晶簾若將迴而
乍入。還穿珠榭仍不定，而爭忙若乃流態翩翩，暫身
優鶯交映瓊枝，新翻琪樹。近娥女之層臺，託岷山之
懸圃。倘一雙以自舞，疑釵影之遙來。驟接羽而低還。

訝履綦之微度弄裙腰兮跼跼驚翦尾兮僊僊靄靄
泥香度宐年之芳艸漪漪綠縹點太液之晴波路迴
天長向椒宮而巷小陰輕日午銜杏苑而花多不假
僊人珍青禽于漢殿誰當綺夕笑烏鵲于填河則有
謚臨傳乎北首鸛鵲稱乎蒙文成許慎之形賦重
王威之手非舞后于零陵或增城于曲阜棲文杏于
朝朝記青箱而久久豈如連翩逐侶燕婉相交辭江
鄉之下國營天上之新巢畫閣璇題有淮南之足賀
虹梁藻井無季札之前嘲將羣雛于殿角颺輕影于
旌旛是其湛被恩光依畱禁鑰曾非白鶴堪致咏于

靈臺隨彼鳳皇亦來巢于阿閣惟

一人之澤無不宣滋故萬物之情于斯咸若呈夫上
瑞長祥願發于玉筐吐此丹書集戶方同于赤雀

臨風舒錦賦

若夫五色離離蜀江波上七襄軋軋織女河中纂組
縱橫睹非煙之醜製華文璀璨擬離商之神工實焜
爛而紛披美含無度復循環乎經緯藻思何窮已湛
漚于巧矚夏繽紛而倚風時則夏始春餘葉濃葩爛
蠶絲罷浴鳳梭停腕來越女之閒閨繞秦川之機畔
海鬪色而綃傾石輸文而暈斷蛟龍乍伏見鱗彩之

紫迴萼蒼遙開對芳枝之宛曼靜戶幽庭煙融日晶
春人曉聚豔錦初成其持攜而自賞競相觀以欲驚
一桁飛花并紅輪而忽動半階芳艸妬翠綬而縵橫
拂盧女之新妝轉瓊鬢以受照擢文君之縈手映綺
袖而俱明況復洲靄全敷纖颺暫接暖汎叢蘭和吹
舞蝶徐來陣陣響玉珮兮丁東慢卷依依引珠簾兮
蹀躞度繡軸以翩翩漾高竿以峩業紛陵械以重重
竝翺翔以葉葉錦則如花如火風則爲女爲姨錦臨
風而倍倩風入錦而偏低豔采招搖芍藥之妍華欲
笑芳房輕轉茱萸之醉纈纒迷忽如霞綺層城鳳恆

飛而不去夏似海迴僊市虹爭上而初齊金鉤屏開
復奚言于孔翠丹青扇合夏何羨乎文雞樹樹蒲萄
詎得越王之貢箱箱冰繭足驕泉客之攜旣而帆影
收紅林芳蔽碧捲十幅之婀娜襲九光之傑奕韜盤
雕之秀彩藏彼瑤笥拾舞鳳之神機珍同拱壁伊藻
麗兮若斯甯縑紈而其澤知澹淪之有餘願受裁于
瓊尺

蠅賦

覽牙族以相萬兮旣蠕蠢而何知獨蒼蠅之營營兮
九託質于么微非肖翹之栩栩兮異蜻蜒之知機類

實錄以有徒兮羣相從而爲期徵厥生之有由然兮
出變化于餘灰狀酖扇于爾雅兮潛嘜膚而嚙肌從
何來而集此兮巧出入乎堂帷憎榮利而懷蛆兮惟
腥臭之競馳非拔劍以可逐兮非舉袂以得揮見小
兒之在庭兮方竊挾乎權威受何人之館須兮將託
焉以自迷坳驥而安能兮過十步而已疲瞽翦翳
于閭室兮比聚蚊之成雷工熒惑于明聽兮亂唱曙
之明雞變黑白而是工兮玷絜璧以致姦彼止樊而
止棘兮戒風人而厲辭此當晝而置冰兮祈側翅而
去之味穢濁于自惡兮尙嚶吟兮不移安知夫焮序

蕭而凍烈兮將消糜乎曷歸

綠苔賦

窈窕兮幽庭綠苔兮滋生含翠兮琴瑟慘碧兮英英
乍一片兮如結鋪幽階兮欲平異芳艸之霏微映春
袍而共妬翼朝煙之杳靄上畫壁以多情爾其繞徑
痕微依沙黛淺黏碎石而錢圓貼新篁而淚點波流
盟浪封瑤鬢兮層層影綴交窗繡銅蠡兮冉冉靜當
軒而色潤宛若遙浮勻滿地而陰長輕于似翦伊惟
艾納曾聞昔耶幟土花之斑駁弄石髮之鬢髻溼其
萸衣拂井牀而絲密開宜鶴步啄露吻之脩遐披畫

蘇兮蒼淡時時暈鎖對牆落而紫淺處處紋斜縱橫
交敷侵淫未斂媚孤檻于傍迴綴飛裝之冷豔歲歲
則經殊愈綠照書幌以偏濃重重則過雨爭鮮蘸衣
裳而可染已巧入乎疏簾夏相延乎翠簟別有碧葦
心波遙稱楚澤夜明爲瑞近出昆池徧扶荔之深宮
徐迎玉輦託昭陽之別館悄度文綦紅藥初晴謝中
書之麗咏美人惜別王常侍之新詩細細如塵向石
闌而點筆纖纖若織動玉佩而縈絲至若沈約郊居
王微隱舍暗環高榭妍夕照于餘姿輭布芳茵承落
花于將下吟侍園之碧闕未足稱奇同大令之青瑣

人全上房之集卷一
坐
佻然可藉比乎護艸堪畱玩以忘憂伴我騷人復消
搖以多暇撫茲漠漠愛此芊芊拂淨綠而如掃洗幽
馨而欲憐康樂始甯之墅文通記室之年方拙思兮
攬物遂屬興于斯篇

秧馬賦

考畦功于畸牒修耒耜之幽經旣書多而券績復范
狀而刊宥精不稟乎天房祥亦分乎辰馬腹利達而
方舟背規安以覆瓦乘時以駕應無撫髀之嗟載笠
而逢何必爲君之下觀其制也曠首昂尾輪輔轂倚
膠漆則桐楡爲一家表裏則楸棘爲兄弟不暱而走

無煩風入之輕不秣而馳乃有星言之稅若夫卯雨
含川桑田曉煙猗猗青女汜汜紺縹空厠而旖旎
吟泣露而佞娟鳴蟬飛燕之秧十雙五雙之種將駕
子而趨功亦呼儂以磬控忽騁捷以千畦俄迴鑿以
百隴織甍振藁若奮備而將嘶沒澮流跼似驚噴而
欲縱相諛騃于子木蓋有取乎天機固不勞于飾玉
未解惜夫障泥助予勤于偃僂逸汝力于銜鬻蓋功
分乎水龍之鉅而法傳斷輪之遺嘗大匠之爲寶巧
不極而洪施若任智兮多蹶又何羨乎漢陰之非

擬表

一統志表

臣聞惟天爲大聖人所以契其神惟地配天聖人所
以絜其度履至尊而制六合者必有權輿宇宙之奇
席鴻寶而撫八方者必有囊括乾坤之業其居室中
而天下爲大溱其號至博而域內使同利于是度地
經野封山肇州表以圭臬則千里而遠千里而近風
陰朝夕之景案然而自平畫以沈榆則營州之東邪
州之西華裔崇卑之位敘焉而畢正五服九服名章
有稽夏官冏官掌建有所所以揆文教奮武衛慎封
守申郊圻昭制王略規示民極國家整一函夏耆定

方隅形地脈者則有白阜而伏羲九部之理于是乎
駿興布瑤圖者則有風后而軒轅四監之治于是乎
宣兆手實之施九尺夷吾徒侈其縱橫報德之維四
延淮南僅窺夫堂牖

皇帝陛下繼天測靈厚德載物含運元化靡倖堪輿
高七制而敘五期式九圍以洞三極寒暑節氣均調
八紘鯨鯨慧濤晏靜夏海艸木合向而拱坳牛馬依
律而內首日月之所出入風雨之所往來青羌攢樹
之郊丹粟沸水之野莫不薦版環幅同朝共采過神
農之表窮桑孰知其幾旬帶昆侖以還提封何較于

三萬況乃禹治近掩臧方所藏荆梁雍冀繫北斗之
一星代趙燕吳占五辰于中國者哉且夫王者陶天
下爲一家必先物土宐而制疆理聖人同風致于殊
俗是以齊文軌而輶車書求諸古先咸授紀載河圖
括地遁甲開山伯益所述後世取證而山海有經耶
索所傳昔儒推知皆星土之事且蕭何入關先收秦
籍漢法郡志亦在史館故丞相張禹而使朱貢司空
裴秀復注夏書以至太康元嘉竝飭記牒九域十道
多盛注錄或刪八十四家而畿服作經或撫千七百
載而區宇名志典在冊府備乎省方作用實安于義

窮連百蠻西北空同包擐六翟官權遠驛甌脫野廬
亭鄣所乘關渡所守鋌洞杳絕竹廟叢組賅墟幪區
君并長樂都護羈縻戍己屯屬及黠戛斯八貢之道
高句驪來往所由精據密捃顯著臚晰王公所以設
險國邑所以主名封建所以得失皇霸所以馳驟形
勢所以持禦道里所以達通人物所以生出世事所
以衰盛畢羅千年登燭紙上覽之而足明要害究之
而足審變覆撫之而念武取文守之甚難顧之而思
牢籠彈壓之有道蓋將一憑几以觀九州信可不下
堂而周萬里廓王道于無外表靈威以有截此

陛下所以觀羣玉而凝神鼎壇陰羽而觴鐘山者也
獨愧臣等才朽學落殊任昉鄭虔之通洽讓李該賈
昉之練深以九壤爲街巷阡陌而初得彷彿庶幾如
營新豐別大塊之面目首尾而定其端倪詎等成于
聚米編集校錄凡若干帙隨表上進不任惶汗者焉

擬奏

擬上經義奏

不競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

臣謹論臣聞舜爲天子允執厥中以治天下而禹繼
之禹爲天子治一如舜而湯繼之夫湯功德大矣商

之子孫所以詩而頌之者不恢張崇德盛爲形容區區剛柔競練何足盡聖人乎旣又反覆其辭而竊悟詩人蓋不獨善于美湯夫且達乎帝王所以爲治之理至于如此其激也古之帝王將舉天下之大使聽吾治而得其理必操之也有道而出之也有本然後所施以善所爲以成後世有國家者爲治之具未嘗無也然而其立政者不宏其樹業者不遠患在求治太急而有爭勝天下之意則無序而不達或弛于求理而無鼓動振發之氣則因循而失宜或明作尙法一持之彊果旣不足以訓方或安其無爲一託之寬

大亦非所以馭物失惟知緩急之有適當而寬猛濟
其中以施乎事少有不當其會而循而行之無怠于
久長庶幾功名昭宣于理道爲得所何以明其然耶
傳曰政者正也三代之政謂之太平言均平和調無
偏戾也夫天下勢有所重則必有所輕有所進則必
有所退此自然之理也勢之所往而政之所出從之
政之所出而治之得失視之顧人主趨向何如盲人
主憑尊嚴處盛大何欲不遂何施不行乃其弊有四
聖人嘗謹而審之且夫功名必隆朝廷之盛美統綱
必立國家之大端功名非不可事也意切于喜功近

名朝令而夕趣其立致者不可以遽求事常苦迫而多傷紀綱不可不肅也法峻于箝拘操切則嚴密而病煩苛承令者將無以少容事亦勞而易厭其或不然天下雖寡如非無當勵之業也顧自謂已足可以苟且而遂止而頽緩之習成號令雖奉行尤有當奮之權也顧明知其非與因循而好爲省事而姑息之將替此剛柔競絀徧任必戾者也且夫剛競之患始若有爲而及其過甚往往至于不可收柔絀之患始亦若無損而比其後事機每苦不及而難以自振臣竊觀三代而後治之所以得失國之所以盛衰推原

其由莫不緣此今夫易爲書天下之道備矣其言一以當位爲吉好動而過進需隍而不前雖爲陽爻進必躁而多凶需必疑而有咎惟當位則中正中正則動無剛競之失而靜亦無柔絲之虞故聖人贊之洪範論三德曰剛克曰柔克三德者聖人所以爲皇極之用者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執其兩端用中于民非然卽無以致王道于平康納民俗于正直孔子作春秋以正天下義革前史而名仍舊說者以爲大夏陽炎而舒大冬陰迫而緝惟春秋二時溫涼之氣平均適中聖人無取過甚故示其意于經明治以

中爲尙故管子陳五政論日月星辰亦以歲居中爲和德董仲舒曰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夫人主布政猶天之有四時也天道純用冬夏而去其春秋卽無以施其生斂而養化百物惟四時序而歲功以成人主純任剛柔競絀而失其調平卽無以善治天下而致安甯惟錯注當而功德以隆事業以美故不競不絀不剛不柔而敷政優優者此聖帝明王所以合乎天地之行也昔善言治者嘗喻之矣武丁命傅說曰若和羹用汝鹽梅淮南子曰水火相憎黷在其間五味以和夫水火不

同五味偏勝而苟失劑配之宜必事廢而不爽于口
善音者調絃而和之則中節而成聲設過緩之過急
之非其不能鳴必絃絕而聲亦不成荀卿曰馬駭與
則君子不安與顏闔曰東野畢之馭則善矣然其馬
將逸是二者剛與競之患也舉轡而委之舉策而棄
之則道躓而行不進柔與絀之失也詩曰馬之剛矣
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孔子曰美哉顏無父
之馭也人不知有馬馬不知有人則不競不絀不剛
不柔皆無患矣故四者之不可偏任而冀治平審矣
奚以明其然邪三代之盛其君皆有聖德其故皆適

于平衡故風俗以成享國長久至秦隋有天下非不
彊且大也以督責爲上至于程書衡石衛士傳餐而
終無補乎事漢之宣帝宋之神宗慨然欲奮興有爲
顧宣帝好刑名輕禮樂用法任吏以簿書期會聽斷
獄訟爲至務觀王吉路溫舒所以上言則知其弊不
勝神宗恥國威不伸憂國用不足信貪功言利之臣
而國因以弱若夫漢元帝唐文宗亦秉溫文寬恕之
姿然皆因循苟且不能自彊故文景之業以衰而貞
觀章武之風卒不可復是向四主旣以剛競乖其宜
此二主者又用柔絀爲之累夫剛競則懷生往必多

悔乾上九所以爲亢柔絲則闇害動必失中洪範六
極所以爲弱弱與亢臣有以知其皆不可爲而古今
之大戒也三代而後惟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竝稱
賢君文帝忍不與趙佗爭惜中人十家產罷爲露臺
勤勞天下幾致刑措太宗能辟封倫宇文士及之諂
諛耶佞任用魏徵且夕圖治其後夜戶不閉行路者
無齎糧乃嘆以爲行仁義之效仁宗恭儉愛民不與
遼夏區區較勝負讀尙書無逸篇則曰朕深知享國
之道在戒逸豫林蚺講易假飲食宴樂之說以宴游
勸帝卽怒而席之又嘗謂大臣曰國家卽無裁異亦

當常自修微誠可爲賢矣然文帝好黃老清淨而禮樂無譏太宗不免拒諫之失與臣下爭能勤兵高麗論者知其致治雖盛本由好名喜功一出于勉彊是以銳乎始而不能不失乎後仁宗四十二年民樂國安恩澤廣浹顧其用人也朝廷之上賢不肖雜相進退昧夏竦賈昌朝之姦莫能洩去如張士遜呂夷簡之庸瑣持詐而任之自如知唐介孔道輔之直而不能納爲後世所惜夫以三君之賢度越常主如此尙令損其過甚勉其不及政事所出一準于調平而皆得其理德何必不若成王高宗世何必不若殷周哉

顧太宗且鄙于亢文帝與仁宗猶未免乎弱臣以是知不競不絀不剛不柔要惟聖人能之雖聖明賢哲之君或猶不得而與豈非其所以爲本者猶未足而操之之道異邪夫天地至廣日月星辰其行有常風雨雷電霜露雨雪其施有時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以順爲本聖人因而法之故進而用事不疑于競退而待時不疑于絀未嘗不毅洩而不得謂之剛未嘗不優裕而不得謂之柔至論其要惟在審所用心而已鬻子賈誼書載堯所以治天下者曰戰戰慄

慄曰慎一日書曰彘謀勿成惟幾惟康惟動丕應侯
志皆用心之謂也荀卿子曰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
事優成管子曰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
夫心不治形貌一身尚失其正而況施于政事之間
乎是故喜功尚法不自謂剛競也剛競已先乘之或
苟且姑息不自謂柔練也柔練因以害之臣間之周
祝解惟彼大心是生雄惟彼輕心是生勝金匱之銘
曰敬勝怠者吉勿謂無傷其後將長夫剛競之當抑
與雄勝同柔練之當奮與怠逸同古人知其皆不可
以得志于天下故慎而戒之又曰善用道者終不竭

夫能審用其心而順道以爲之本若網在綱有條而
不紊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何競與絀柔與剛而爲
患乎湯之政載于冊者詳矣商書有之王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顯忠遂良
是可以知其不競且剛矣又曰王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從善弗拂檢身若不及亦可以知其不絀且柔矣
是以正四方式九圍啟鴻祀于六百昭大德于古今
下迨太戊盤庚修之足以復振顧其所以從容無事
而出之有餘誠非以禮制心以義制事亦無以漸積
而致乎此焉故其詩又曰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

是祇孟子曰若湯則聞而知之湯執中蓋淡得其所
以繼禹者宜爲後世人主之表法云

庭頌

恭逢

聖駕謁

陵禮成頌

并序

淇惟我

國家之撫六合也帝錫祥圖出壽邛以御世天開靈
命啟若木以承家造化之所鍾興則僊源長發權輿
之所伊始則陽德方亨于是地軸遙開表青營于紫

海星躔仰度占箕尾于蒼龍有太皞之司春是以和
生湯谷有句芒之主木故知光燦扶桑問淮南而指
報德之維當孟呶而正攝提之紀神皋爽塏實肇經
營佳氣鬱蒸爰歌式廓此則

祖宗基王業之宏區

聖朝受符瑞之景亮者也我

皇上紹庭衣德嗣服乘乾大寶欽承纂鴻功于

藝祖丕圖寅奉昭駭烈于

神宗在宥而萬邦協和風雨見其時若咸臨而四表
光被日月慶其光華五禮六樂爛文章于經緯之餘

三事九歌大陶鑄于唐虞之上撫中天而膺景運歌
下武而奠鎬京眷

世德于作求隆孝思于維則爾乃
詔秩宗以考禮賦時邁以來巡爰

駕東都將曙

真人之舊里言如西漢敬瞻

原廟之高宮諏吉上

陵明虔有事于是孟焮始居商飈御行擁絳雲而

玉軼朝昇鹵簿之屬車雷動開黃道而

翠華曉發周廬之環衛星陳北斗瑤光爲前驅而警

蹕長庚太乙見白露而灑塗于官山立流懼聲于維
翹豹尾之閒七萃宵嚴騰喜氣于虎賁魚麗之隊且
天躬勤

黃屋肅奉

慈寧

天顏穆穆時承

鳳輦之權

睿思蒸蒸日上問

龍樓之寢則知

皇心之篤足以孚

石笥山房文集

卷一

擬頌

三

三后子在天下

聖孝之純定以型萬邦而爲式矣然後輯車書于屬國徵羽獵于名藩屬帳首裘羶城毳服族盡王公之賢部皆果毅之雄懷我威靈習我教莫不奔走稽首鼓舞呼嵩望華蓋而載欣隨句陳而備列用三騶以昭武師占易象之貞供乾豆而因收禮協先王之典是日也風光暘朗銷塞雪之吹沙天宇晶融捲漠雲之似海蓋赤日照而寒律皆變紫宮臨而北陸長春于斯可徵元祐之隆乃共淡景福

原陽

之慶爰肅

大幣徐塵

六師九旂畫日集翠鳳之榭
旌長旛切雲引絳蜺之
飄警滌興京以云涖居瀋陽以告期

列祖

列宗用禋用享彩雲五色

橋山之松柏長青瑞靄千層金粟之煙霞永護精神
儼接備登降于周旋肸蠁如臨極情文于俯仰且以
締造之豐功盛業蓋冠古今而邁轡超軒惟籥舞不
盡乎形容必罄歌夏嘒其揮發是抒

睿藻麗雅頌之鋪陳叶奏闕宮振鏗鏘于金石信足

格天地而感神明象

功德而昭

謨烈歆茲陟降綏我思成者矣加以懷柔河岳咸秩
無文侑報勛庸眷酬佐命鉅禮成于一日嘉典著乎
千年誠率士以知歸見四方以來賀

殿高洛邑仍開王會之圖

闕曙畱都夏似朝元之節拜

冕旒而濟濟雲日爭瞻森劔佩而鏘鏘鶴鸞有喜
需雲以錫宴賦蕭繹以賡詩上壽則白虎開樽行慶
則彤弓命爵被陽啣于艸木

恩膏徧渥乎閭閻表舊社于枌榆父老願雷乎豐沛
調租給復何羨南陽訪俗觀風依然白水壯金湯于
都會城雉周瞻偉表裏于山河風雲動色至如長白
崔嵬久稱天作混同迤邐實號神靈扶輿清淑之靈
祥嘯嘯蜿蜓之積德允猶允翕奠赤縣以長安如帶
如屏鞏金甌而蓋固信矣

帝王之里鳳舞龍飛況逢

堯舜之期圖呈洛賦然則蒼姬卜世豈惟八百爲年
黃帝封山何止九州肇域方且

端拱而朝十重之譯

垂裳以同八極之風地則溟渤無波天則星雲糾彩
東鵬西鯁北黍南茅玉環白雉以侂來銀寶蒼鷹而
竝獻歲登大有康謠徧聽乎壤童人盡春臺熙載永
觀乎東戶既以整

鑿輿以告至駐雲罕以言旋闢

宣室以受釐坐

明堂而觀牲

九天作語遙飛鳳書之書大地敷春共檢龜疇之歷
上苑則雪含喜氣欲動春花黃鍾則管叶陽爻方乎
曉提美神人之宵悅紀載籍而彌光臣忝列朝端深

漸重寄欣茲

國慶倍切愀情敢率百僚備揚

大孝虞延賡颺竊有愧于皋陶周雅拜稽尙願同于
召穆祗肅爲頌謹獻其詞云爾

于鑠

皇清受

命自天惟眷惟祐以篤以延

帝緒載啟

皇靈聿宣乘六御時飛龍在天惟

帝之緒其祥始肇流虹繞樞生商元鳥實誕實發乃

宣乃保赫赫明明承其威寶

皇祖於鏢揚我大武一旅一乘以啟疆土既勤既造
東方之宇曰子先後桓桓螭虎東方之宇亦日而闢
帝省其山巖巖長白繩繩繼繼乎于

世德遂撫中夏郊軒配稷四海正域中夏修和平運
鈞衡

俯聽衢歌

聖子神孫鴻謨孔多穆穆我

皇秉文敬聽緝熙宥密夙夜基

命對于在

天丕承保定

大孝丕哉禮惟其盛爰駕豐沛言巡舊封
陵廟是祇陪京從容如江如河王旋之從
皇威允鑠受球受共

橋山是瞻有虔昭格降福穰穰駿聲赫赫
垂拱無爲百神受職

帝期永昌與天無極

后笥山房文集卷一終